

苏轼《归去来兮辞》卷

徐邦达

此卷《石渠宝笈·初编》御书房著录，亦见于《墨缘汇观·续录》，梁氏刻入《秋碧堂帖》中。纸本，纵32厘米，横181.8厘米。行楷书陶潜《归去来兮辞》（封二），不录。无款，钤朱文“东坡居士”一印，后纸明·解缙跋，云：

（上略）苏文忠公大节表著，文章妙天下，其书师颜鲁公，规模淳厚，筋骨隐映，古意浑成，中藏至巧，如周鼎秦钟，使人可爱，固可以破愚起懦于千百载之下。今赵君景辉既耽学古人书，于文忠此纸，玩之不啻拱璧，书之所进，他日安知不与古人并传哉！余姑识此为之兆云。永乐元年癸未九月十一日，翰林学士庐陵解缙书。

后有郭衢阶记语：“此文漫在《格古要论》”八字。又苏雨记云：“甲申长至，前侍御龚一清、宪金苏雨同观于内台署中。”又跋云：

此卷笔法遒劲飘逸，非长公不能作。予初观已殊奇之，及得江州碑刻，细忆往阅，则布置结构，宛无二迹，益信此卷之真，非后世临摹赝玉，希重值而货者比，然则江碑，郭民部家藏卷，其古今一符节欤。万历丙戌八月廿七日，予以楚兵宪入贺万寿，得再一纵观，不胜欢赏，因书此以纪岁时。川东苏雨以时甫笔于郭亨父长安侨寓。

卷前有金书：“苏文忠公书”五字，验系郭衢阶笔。卷中前后有郭衢阶（亨父）、苏雨、梁清标、安岐（仪周）诸家鉴藏印记，清乾

隆、嘉庆、宣统内府印玺。

按此卷细看用笔薄弱飘忽，全非东坡气质；其结字又大都松散不稳，例如第廿七行的“瞻”字，三十三行的“成”字，四十行的“几”字等等，更为突出丑陋难看，余一一详检。此是后代仿书，所以却无拘束之态（图一）。解缙虽能书，未必善于鉴书。梁清标负鉴藏重名，然所藏如黄庭坚《懒和尚歌》（即所谓《梵志诗》）卷（见墨迹），米芾《湘西诗》卷（见《秋碧堂帖》刻）与此卷均为伪物，而梁都不之辨，信鉴别亦一难事，吾侪可不慎之。安岐（仪周）虽钤印记，但未入正录，可见必定有所怀疑，其见出诸家之上矣。

又考詹景风《玄览编》卷一记此卷，云：

东坡《归去来辞》一卷，楷书大如拳，书后叙说为姑苏定惠寺僧契顺书。余一开卷阅两行，曰：是坡公惠州时书，亨之（按即郭衢阶）惊曰：何以知之？曰：惠州无兔毫，但以鸡毛为笔，故使转不能一如意，于风骨稍劣耳。然用笔法却精工。亨之大服，乃展后叙。坡谪惠州时，子迈在姑苏，日夜怀思不能得父平安报。契顺曰：惠州但僻远岑南海际，尚是人类所居，非隔人世，何不可至！即日趣迈作书，迳往惠州见坡，取复书而回。临别坡问所欲？曰：无所求，惟愿得公墨迹一章，永为宝藏耳。坡遂书《归去来辞》并叙颠末赠其行。国朝姚太师（按：应为姚广孝）跋云：东